

吴鲁芹作品系列

作

暮云集

品

系

列

以东方风范面对西方文学的博学鸿儒
在闲逸的话语中有丰富的智慧和心灵的光辉
在信笔挥洒、嬉笑诙谐中见巧妙勾连和缜密严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吴鲁芹作品系列

暮云集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暮云集/吴鲁芹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1

(吴鲁芹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80678 - 842 - 4

I. 暮... II. 吴...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014 号

著作全同登记号 图字:09-2008-219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特约编辑 孙 戈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 多

暮云集

吴鲁芹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8 - 842 - 4/I · 144
定 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吴鲁芹(一九一八——一九八三),字鸿藻,散文作家,英美文学教授。上海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淡江英专(今淡江大学)、台湾大学等,策划英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一九五六年与友人联合创办《文学杂志》。一九六二年赴美,任教于密苏里大学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它》、《瞎三话四集》、《余年集》、《暮云集》及报道访谈当代欧美作家的《英美十六家》等。

吴鲁芹的作品,沿袭了西方自《蒙田随笔》奠基的 essay 传统,呈现了中文世界里尚未被普遍肯定的散文创作风格,这种风格充满了个人化的知识趣味。吴鲁芹的散文“功力匀于字行间,情思入于化境”,轻松游走在中外优秀文章之间,既有西方的随笔传统,又有中国的散文精髓,他本人也是有学养、有风度的一代散文大家。

吴鲁芹生前致力于推动台湾现代文学,逝世后由友人成立基金会,邀请《联合报》与《中国时报》自一九八四年起轮流主办“吴鲁芹散文

奖”，林清玄、杨牧、王鼎钧、简媅、庄裕安、黄碧端、蒋勋、余光中、周芬伶、杨敏盛（阿盛）等得奖人皆为公认有成就的作家，此奖也深获文坛肯定与重视。

由于介绍的渠道缘故，吴鲁芹先生的文、事在大陆的影响力并不大，大陆的读者对他的作品在认知上存在空白。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社推出“吴鲁芹作品系列”中文简体字版，包括《瞎三话四集》、《师友 文章》、《鸡尾酒会及其他 美国去来》、《英美十六家》、《余年集》、《暮云集》、《文人相重 台北一月和》。

吴鲁芹先生长期身居海外，对外国作家、作品、地名的翻译与现今大陆通用译名不尽一致，如索尔·拜罗、佛洛伊德、杜斯妥也夫斯基、阿里斯多德、《卡拉马助夫兄弟》、《雨王韩德森》等。为尊重原著和作者起见，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此基本保持原貌，相信并不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

洋汤原来是祸水

余光中在《爱弹低调的高手》一文追悼吴鲁芹，要言不烦，淡淡几笔，就勾画出这位以《鸡尾酒会及其他》文集名噪一时的散文家潇洒脱落的神髓。一九八一年吴鲁芹到法国参加国际笔会的会议，一天在电梯上巧遇四十年前武汉大学老同学叶君健。两人互相“貌相”一番验明身份后，叶君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向这位大学同学不慌不忙地说：“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余光中作按语曰：“吴鲁芹做人向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自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

也因此吴鲁芹到了六十一岁时，发下宏愿：“我已经过了六十年了，不能再这样规矩下去。”于是他狠下心来，不再守“黎明即起”的规矩。爱什么时候刮胡子才刮胡子。因为，他说得好，儿女债已偿还了，余生是自己的。今后接到鸡尾酒会这类“传票”时，大可以非常创意地写下这句“特区英文”敬谢之：your humble servant happens to have better

things to do on this day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than to attempt to mount a dragon or to attach my fragile body to the wings of a phoenix. 仆体弱躯残，早乏攀龙附凤之气力，恕难从命，乞谅则个。

在一阳指、蛤蟆功早已废绝的时代，如雅不欲出 TMD 或“格老子的”这种恶声，所谓“笑傲江湖”，亦不过如是：用不三不四的英文去申不三不四的大义。

吴鸿藻是我在台湾大学念书时的老师。虽然说自己海阔天空的散文调子有时迹近“瞎三话四”，但英文书写绝非“不三不四”。他花甲后“越轨”的事其实也不多，大不了是写了《“喝汤出声”辩》。吴教授认为“吃热的汤面不出声，实在不能尽情享受喝汤吃面之乐，不能真正欣赏汤与面之鲜、之美。”只恨洋人的，认为 table manners，认为喝汤出声是大忌。

吴教授引了《蒋碧微回忆录》的话说，一九一九年，蒋碧微和徐悲鸿等九十五位留学生初抵伦敦，负责招待的黄国梁先生把他们接到英国学生会。在饭前，黄国梁“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张凳子上面，高声向我们讲解餐具用法，以及进餐时的规矩和礼节，他讲得极为详细，并且还做动作示范，一再叮嘱我们吃西餐最忌发出声响，不但刀叉不能‘叮当’作声，喝汤尤其不可有‘嘎嘎’之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结果怎样？上茶时，第一道菜便是汤。只见“一开动，唏哩呼噜之声四起，使接待我们的同学全都愕然失色”。看来我们炎黄子孙的喝相，三皇五帝传了几千年，哪能因为那个黄某几句话就改变得了？那天晚上给他们捧汤盘碗碟的是英国女学生。这班洋妞看到听到我们同胞

唏哩呼噜的形状，一定吓得花容失色，说不定还有一两位一惊之下把手上的东西摔了下来。

汤水唏哩呼噜喝到嘴边才够味儿，但与洋人共餐，洋规矩不好不守。怎么办？我们的吴教授，空有笑傲江湖的志气，在这些“小眉小目”的事情上也一筹莫展。他只能劝告同胞，若不幸一定要跟洋人吃洋餐，最妥善的办法莫如远离“祸水”。要喝汤，到唐人街餐馆吧，“一大碗酸辣汤，热气腾腾送到阁下的座前，唏哩哗啦，一瞬之间，碗已见底，额角冒汗，闲愁种种，俱已忘怀，此情此景，实是齿颊留芳，朵颐称快之铁证也。”

鲁芹师忆人怀旧的文章中，有《记夏济安之“趣”及其他》一文，今天读来竟发觉对我们中小学中文教育“饶有意义”。夏济安（一九一六——一九六五）教授跟吴鲁芹是至交，两人联同明华书局老板刘守宜先生三人合办《文学杂志》。济安师是单身汉，周末常到“吴家饭庄”挂单。他生性随和，从来不在晚辈面前装老成持重的样子，也因此跟鲁芹先生念小学的长女公子允绚特别相处得来，几乎臻于长幼“无序”之至境。据吴小姐在《纪念夏伯伯》一文所说，她小学五年级时，夏伯伯看到小女生作文，就觉得“技痒”，有时抢着要替她捉刀。有一次她碰巧拿到甲下，平常多是乙或乙上。夏伯伯以为自己既是 University Wit，只要小试牛刀，就可以帮着小五生拿甲，甚至甲上。

可是作文功课发下来，夏伯伯的大文只拿了丙上。“所以我以后就不让他做，他一定要帮我做，做了三次还是丙上，我很气，骂他怎么能当大学教授。”吴允绚说。

有关夏伯伯请缨做 ghostwriter 的始末,做父亲的追述起来更见生动。原来夏济安求胜心切,“每次几乎都是苦苦哀求,或者答应买糖行贿才得到再试身手的机会的。他那时候等待教师评定等第很着急,有点像考生放榜,一听到‘夏伯伯,你看又是丙上’,就抱住头,连声说:‘该鼠窜了!该鼠窜了!’这一项打击,很使他惶惑了一阵子。”

事后夏、吴两位大学教授为这“滑铁卢”事件郑重地自我检讨一番。夏教授认为自己模仿小女生的想法相当到家,口吻更可乱真,为甚么得不到老师另眼相看?老友吴教授指出,毛病也出在这里。原来台湾在五十年代的小学教育,用的还是“老黄历”,要小孩子说话“言之有物”,开口闭口说“开卷有益”、“勤有功,嬉无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八股。

吴教授站在小学老师的立场说话,认为孩子说老老实实的孩子话,已不足取,更何况——更何况夏伯伯写的是“仿造”童言,能拿个“丙上”,可差堪告慰了。夏伯伯由此想到小学语文教育等大问题,认为“夏某拿丙上事小,戕害儿童心灵事大”,本来有意写一篇“从小学生作文谈起”的议论文,后来打了退堂鼓,因为他知道“教育家是得罪不起的。”

我想大陆读者对吴鲁芹的名字和作品比较陌生。他的散文,就风格而言,与梁遇春(一九〇六——一九三二)和梁实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一脉相承,幽默隽永,认定在无可奈何的人生中,凡夫俗子面对野蛮、无理、荒谬的局面时,除了“哑然失笑”这苍凉的姿态外,实在再无消解的办法。我相信他的作品在大陆会有知音。

刘绍铭

文章千古事

——弦断吟未止的吴鲁芹散文

世上确有一些文章是作者怡情遣兴之作，当时心中并无广大读者。唱和、赠友原是文采风流的雅事，似乎已随时代“进步”而渐消逝。今日作家一旦成名就失去了寂寞的权利，“文章千古事”的精神也积满了世俗的灰尘。

吴鲁芹的散文多是性情文章，问世甚早却因搁笔二十年而成名甚晚，但已被文坛肯定有传世价值。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评介，重视作家风格，也极值得推崇。鲁芹无论写小品文或评论都持有一种积极的、恢宏的态度。如《文人相重》一书，书名已说明他对文人形象的关心，在“楔子”中已大声地说：“文人相重，自古已然！”由我国的李杜、元白的相亲相重到西方许多作家间生死不渝的知音之情，他心中想着的是文章千古事和文人典范，并非是遣兴的游戏笔墨也。

又是台北盛夏，吴鲁芹遗作《暮云集》即将在蝉鸣声中问世。受命写序时，明知以鲁芹隐逸的性格言，用“暮云”作书名必是取“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意境。可是想到他逝世前五年的笔力，我只看到晚霞的绚

烂。

那在夏末秋初出现的落日壮观,即使在闹市也抬头可见的,灿烂强烈的火一般燃烧的云,把西方的天空染成了金黄橙红的大景观,好似太阳凝聚了它全天的热力作最后的燃烧。阿波罗既是文艺之神,若肯执笔为文,必也会说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刻。

鲁芹的文章中,三十年来从未见激情字句,呐喊、愤怒、狂野之类字句不合他的风格,也无法想像他“奋笔疾书”的姿态。但是他六十岁后被催稿成篇的作品总和足够弥补他二十年的沉默。在《余年集》自序中他感谢催稿的编辑朋友使他“留下一点痕迹”。毕生酝酿的才思,在书中何异夕阳的燃烧!

速度在科技发展上占决定性的地位,但在艺术创作上却是又一回事。与下笔如有神助的多产作家比,鲁芹该是位“吝产作家”了。他在《余年集》自序中形容自己下笔之慢:“有时凌晨即起,万籁无声,乃端坐案前,取出秃笔稿纸,‘蓄意’作文了,奈何个把钟头下来,朝阳已起,山谷间薄雾犹存,窗外风景不殊,眼前纸上仍无一字,想想只好算了。”

在这样的清晨,他也许曾经搁笔,曾经欣羡别人写稿“往往是一挥而就”,但是他既未真正“算了”,也没有改善速度,他认为“以量取胜,不是怎么有出息的事”。下笔沉吟的人固可能是文思不继,更多的是如鲁芹者,自己悬得太高,时时顾及见解的清晰,文字的平稳,因此不肯奋笔疾书。一旦书成,必是千锤百炼之作。鲁芹在《记吾师章沧清先生》文中追述这位真正教他创作风格的中学老师如何影响了他一生的为文处世态度。章先生坚持文章“要在口中多嚼几遍才下笔”。他说章先

生每天用在“嚼”上的时间是不少的，有时还得“代嚼”友好的诗文，有时会向他的高足解释文章为何改，如何改。这些珍贵的教导，师生间的敬重正是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写照。当然，坚信锤炼、多嚼的作文态度的文人必须耐得住寂寞，不靠大众的掌声过活。

鲁芹的一生，（我由他所有文章中得此结论）确曾沉浸在种种大寂寞之中。如抗战初期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的时候，随学校迁往四川乐山，他竟病肺吐血，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忽然病体支离，几乎随时可能咽下最后一口气，长年住在城边的一座山上叫做老霄顶的庙中养病。抗战结束前我也曾在乐山念武大外文系，乐山虽是川西的鱼米之乡，在长江上游与岷江、青纱江交流的平原上，春日夏夜杜鹃声中有仙境之美。但四十年前的偏远县城自有一番凄凉。那时刚刚二十岁，孤身在外求学的鲁芹，如何度过庙中无灯火的数百个长夜？

我深切了解为何在过了半生之后，鲁芹仍有强烈的悲戚，写在《哭吾师陈通伯先生》中，写在《我的大学生活》、《记珞珈三杰》、《武大旧人旧事》、《维吉尼亚·吴尔芙与凌叔华》中，处处是感恩是怀念。未经孤凄漂泊，未曾挨饿的人永远不能了解鲁芹在病中听见通伯老师一句慰问，收到老师送来一瓶肉汁的感动，更何况师生又成为文学上的知音！鲁芹抱病考试仍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时，通伯先生推荐他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中英文秘书，使他不仅找到合理工作，而且得有机缘被任叔永、陈衡哲二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宠了一年多，从此再也学不会侍候别人的一套功夫”（见本书《忆任叔永先生与莎菲女士》）。

人的性格固然半由天生，生长过程中所受种种影响力量或许更大。

鲁芹在亲友心中的形象，彭歌说得最妥切，“我不太清楚古人所谓‘轻裘缓带’是何等景象，但我每次见到他，或者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从容坦荡的意趣。”——这种“轻裘缓带”的风格，在陈通伯、任叔永和他敬佩的许多前辈那一代是文人必备的修养。鲁芹半生在“洋机关”用英文工作，用真本领与当代英美作家对谈写成《英美十六家》巨著，但思想生活却彻底维持中国方式，这其中不仅有补偿作用，也是对师友风义的又一种忠诚罢。

中国传统文人性格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必备的条件除潇洒从容外，尚有傲骨。鲁芹忆任叔永先生一文的结尾极有力而且传神：他自述受任、陈二位前辈礼遇“可以说是少年得意。少年得意总是不大好的，因为实在是难以为继。‘布衣傲王侯’的心理，一经强化，就只有站在一边傲下去的份儿”。记述自己在某次开所谓工作会议时，听了一小时不入耳之言，不通的意见，乃郑重其事地说：“诸位，我相信我们已到了荒谬的顶点了。”他也自知此话之不中听，但是“如果莎菲女士也能听到一定会竖起她的大拇指，说出她仅会的四川话之一：‘要得！要得！’”

许多年前我曾问鲁芹（那时我称他为鸿藻师兄），为何“不喜欢”朱光潜老师，他说大约是缘分不够吧。如今在他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之后，我再读他哭通伯师一文，才有更深一层认识。朱先生大约不知他的病情，问他为何上课避重就轻，他竟然顶撞说：“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教人选抵抗力大的方向走，我的本钱只够选抵抗力小的方向。That's why.”朱先生听了很生气，他是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有出息的，遇到这种没有出息的观念，当然要动怒了，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

但是我总觉得他缺少通伯先生那种幽默感。他接着说同为治学认真的学者,不同的是朱先生是板着脸的,通伯先生是笑呵呵的。——读至此,我除了浩叹无话可说,人与人间的缘分真是难解的谜啊。我入武大外文系时,鲁芹文中推崇备至的通伯先生、方重先生、拜尔先生等几位名师均已走的走,死的死,当年风云际会的盛况已全消散,但是换上的朱光潜、吴宓诸先生亦是名闻全国的人物。初出中学大门的我,能在他们门下受教,感到荣幸极了。而在朱先生英诗课上一年背了百首以上名诗,至今受用不尽。尤其常随所读诗句看到不常有笑容的朱先生脸上笑容以外的表情,更有另一种知音之感。有一日授至华兹华斯一首慈母唤儿诗(*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读至“山海遥隔……”时,老师突然两颊是泪,合上书匆匆走出教室……那日的天空极蓝,文庙石铺庭院中积满落叶,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日,好似初次想到严师也有软弱的一面,反而更敬重他了。我仍保存着鲁芹文中所说“土法炼钢式”的英诗手抄本。纸已半朽,墨迹难辨,是无知的我与朱先生师生缘分唯一有形的见证了。朱先生如今与我相隔甚远,每逢有人去来我只能问问老人家尚在人世否。去年得知他去香港演讲,人们说他已不谈往事。余光中兄寄赠一张与老人合照,当年对我们严格督促,偶作一句鼓励的老师已近不易辨认了,我羡慕鲁芹兄能及时诉些感谢师恩的衷情。读他写给通伯师最后一信说“师父需知对抗疾病一如作战……小徒率全家隔洋为吾师呐喊助威,相信这场仗是可以打胜的……”不禁泪下。对抗病老死亡谁人能赢?鲁芹输的时候比通伯先生还年轻许多呢。

鲁芹似有预感,五年前突然回到台湾文坛归队,是年轻主编们的邀

稿本领大，也是他在二十年文化寂寞后想念台湾了，除了稍早有传记文学社出的《师友·文章》外，《瞎三话四集》、《英美十六家》、《余年集》，他逝世后一个月出版的《台北一月和》，去年十月初版的《文人相重》和这一本《暮云集》，全是五年内的作品。如与二十七年前所出《鸡尾酒会及其他》呼应计算，鲁芹的写作生涯是充盈的。仅以纯小品散文论，已有二十多篇必可传世，如《置电话记》、《数字人生》、《谈俗》、《杞人忧天录》、《大才小用辩》等。

吴鲁芹的文章既是半生智慧的凝聚，其中醇厚的深意就值得一读再读。若隔一段岁月再读，必有新的感应。他的感触思维和隽永的语言永不会受时代变迁的磨损。在他的幽默中，读者能看到感时伤逝的泪光；在略带夸张的自嘲中看到撼不动的自重；在偶尔强烈的抨击里看到深切的关心。读他的文章是对中国渐渐失去的文人传统重新认识。他从无狂狷之士的辛辣刻薄，因为一位尝过家国之痛，也享受了妻相知友相敬的人，对人生有平衡的认识，得以用清明的心胸看天下事。

在台湾送朋友到门口时总是说：“慢慢走啊，再来坐啊！”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们在台北会这样轻松地道别，想来他一旦动了归心，再回来是必然的事。谁想到下一年仲夏，他闪电似的逝世，再也不来坐了。

鲁芹此刻是否正在时间的洪流中宁静地坐着，俯视着台北的朋友们正在将他留下的痕迹刻在版上，印在书中，保其永存？“文章千古事”不仅是他生前下笔为文时仰望的勉励，也是他对所有文人的期许。

齐邦媛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次

文章千古事/齐邦媛	I
-----------------	---

一辑:

得意的一刻	3
考试经验谈	6
听最信赖得过的人讲故事发妙论	12
韩译艾略特“四部组诗”序	17
约翰·契佛知多少?	27
美国文市是非恩怨	32
诺贝尔奖不一定是“死吻”	41
大才小用辩	50
艺术、文化与衙门	59
从写“读后感”谈起	66
忆任叔永先生与莎菲女士	70

二辑：

泰岱鸿毛只等闲 85

后记/吴葆珠 94